文化观察

一纸家书,写尽父母的爱情

□钟 芳

当语音通话可以跨越山海瞬间接通,当表白的讯息只需指尖轻点便能送达,我们似乎拥有了人类历史上最便捷的情感表达,却也常常在碎片化的交流里,体会到联结的轻飘与易碎。快节奏的时代里,“一辈子”成了稀缺的承诺,“等待”渐渐淡出爱情的词典。鲁迅文学奖得主裘山山耗时三年打磨的长篇纪实新作《父母大人》,逆着时光的洪流,以父母遗留下的数百封泛黄家书为底本,铺展一对普通知识分子夫妻六十六载的相守人生,让我们在纸页的温度里,重触情感最厚重本真的模样。

这本书的诞生自带时光沉淀的分量。父亲离世后,裘山山整理遗物时翻出一整箱珍藏数十年的旧信;待母亲也辞世后,她重读那些熟悉又陌生的手迹,穿过岁月烟尘看见父母青春里的挣扎与坚守,最终决意将这段故事落笔成文。在她笔下,父母的家从不固定在某一处屋檐下,战乱中辗转,运动里迁徙,大半生聚少离多,真正维系家庭的,是一封封跋山涉水的信笺。

手写家书自带郑重的仪式感。落笔前的反复斟酌、投递后的漫长等候、拆信时的怦然心跳,让每个字都裹着真切心意。这些信件里没有跌宕传奇,也无浓烈情话,多是日常报平安、工作近况、家人的叮嘱,以及藏在字缝里的思念与牵挂。可恰恰是这些平淡朴素的文字,串起数十年的别离与等候,在动荡不安的年月里筑起一处安稳的精神角落,让相隔千里的两颗心始终紧紧相依。

书中呈现的爱情形态,对年轻读者而言近乎陌生。我们习惯用陪伴时长、仪式感、回复速度来衡量爱意的深浅,而这对父辈夫妻的相守,从始至终与距离相伴。相恋七载谋面仅五次,婚后更是常年分居两地,各自背负着工作与生活的重担。人生风霜接连袭来,他们也曾动过分开的念头,只为不拖累彼此与家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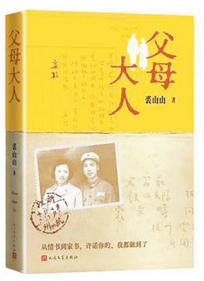
但最终支撑他们走过漫漫长路的,不是朝夕温存,而是刻进骨血里的成全与担当。既然无法在身边照料,便各自把生活过好,不让对方悬心;既然身处时代漩涡,便守住内心底线,彼此托举走出低谷。他们的爱意从不是占有索取,而是“不拖累、不辜负”的默契,是对理想价值的共同坚守,是隔山隔水也稳稳交付的信任。六十六年,两万四千多个日夜,他们没有山盟海誓,没有花前月下,只凭一封封遥远的两地书,写就了一生相守的朴素答案。

这对夫妻的人生轨迹,始终与时代脉搏同频。他们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,是最典型的旧式知识分子:本分勤恳,讷于言而敏于行,一辈子踏踏实实地做事,清清白白地做人。从战火纷飞的青年时代,到波折不断的中年岁月,再到归于平淡的晚年时光,个人的命运从来都不是孤立的,家国的每一次变迁,都在他们的人生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

也正因如此,《父母大人》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家庭的私人记忆。作者写下的,是一对普通夫妻的一生,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立身之道。他们的隐忍、坚韧、善良与担当,不是个体的偶然品性,而是那一代人共有的精神底色。在宏大历史叙事之外,正是这些小人物的默默坚守,构成了一个民族历史最鲜活的注脚。他们是大时代里的平凡人,也是自己人生里的英雄。

捧读全书,如同经历一场跨越时空的情感对照。今天的我们也许追求高效的情感回馈,低估了坚守的重量。而父辈的家书岁月恰恰说明:真正稳固的亲密关系,从不取决于物理距离,而在于两颗心的同频与担当。文字可以跨越山海,真心可以抵御岁月风霜,那些平淡日子里的不离不弃,那些困境面前的彼此支撑,远比转瞬即逝的热烈更有力量。

此书以克制温和的笔调叙事,不煽情、不粉饰,尽可能顺着时光脉络如实还原日常琐碎与人生起落。这既是一位女儿对父母的深切缅怀与致敬,也是对一个时代情感方式的郑重打捞。那些泛黄信笺早已不是普通旧物,而是一种情感信仰的见证。这样的回望格外珍贵,它让我们看见爱情最本质的模样,无关速度与仪式,只系于真诚、坚守与担当。而长久的幸福,永远生长在踏实的守候里,生长在彼此成全的默契里,生长在风雨同舟的漫长岁月中。



《父母大人》
裘山山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每日佳句

文字留存前人未说尽的心事,阅读便是跨越时光的相逢。

独立书评

远行与归途之间

□李 钊

读罢《两地秋》,吴文英那句“何处合成愁?离人心上秋”挥之不去。“秋”是凉意,也是未冷的牵挂。作品讲述游子与守望者之间,隔着大洋与岁月,欲说还休却从未放下的情感。

钱利娜笔下没有英雄式的流亡者。人物是冷冻厂双手皲裂的工人,是炒菜数十年落下腰腿病的厨师,是在异国廉租屋里盘算还要打几份工才能还债的父母。作者未煽情,只安静记录日复一日的疲惫、身体的衰退,以及那份不敢倒下的隐忍——停下,故土的家便没了着落。

比漂泊者更令人揪心的,是留守故乡的身影。钱利娜称她们“云上的妻子”——称谓高悬,脚下却是虚空。从丈夫离岸那刻起,她们的时间便停驻。此后十年、二十年,不过是同一日的重播:同一扇门,同一条土路,同一个没有归人的黄昏。老妇人的话令人难忘:“我不是在等他回来,我是在等我不要再等的那一天。”等待,终成一种活着的姿态。

贯穿全书的动人物件,是泛黄的信笺。电话未普及的年代,薄纸是维系两个大洲的唯一纽带。但书信承载的不止思念,更是隐痛:有人把工伤、欠薪、孤独统统咽下,只写“一切都好”;有人反复提笔又放下,终究也写不出那个“想”字,生怕一落笔,坚强便崩塌。侨乡的洋楼是另一种无声诉说。耗尽半生积蓄建起的宅院,往往空置,只住着一两位老人。它们不像奖杯,倒像关于缺席的墓碑。老妇人几十年擦拭无人睡过的床铺,“灰不能落,万一哪天他们回来了”。楼越气派,人越少,砖瓦间的亏欠越深。寻常碗筷也被赋予重量:饭桌上明明只坐一人,碗筷却摆两副。多出的那一副,不曾盛米,不曾被握,却盛满了整个太平洋的遥远。

时间在书中呈现两副面孔。漂泊者的时间是向前的,被体力劳动填满,心里只有一个节点——“攒够钱就回去”,但“够”的标准总在加码。留守者的时间是打转的,昨天、今天、明天无分别,唯一打破凝固的,是邮递员的车铃。当阔别多年的夫妻重逢,两种时间碰撞,只剩无言尴尬。丈夫觉得十七年一眨眼,妻子觉得十七年比一辈子长。同坐一桌,碗筷碰响,话却说不出一句。

作品最见功力之处,是写出了几乎无法书写的东西——沉默。离散家庭的故事,归根结底是那些“没有发生”的事:没说出的牵挂,没寄出的家书,没兑现的归期,没等到的重逢。钱利娜以“有”写“无”:一尘不染却无人居住的房间,擦了又擦却从未住人的家具,翻烂边角的旧信,多摆二十年的碗筷——所有看得见的物,都在诉说看不见的缺席。物的存在,证明人的不在。反向映照,让沉默终被听见。

《两地秋》写侨乡无数家庭被大洋隔开的一段历史,但最终触及的,是普天下远行与守候的共同难题:至亲远行,留下的人如何安放无处投递的思念?书没有答案,只安静呈现那些被遗忘的身影、空房间、空碗筷。但呈现本身,即是回答。

“两地”,终不只是太平洋两岸,更是两颗心之间由时间、沉默与错位期待筑起的鸿沟。而“秋”,或许不只代表萧瑟与别离——在中国传统里,秋也是收获。这些被沉默包裹的故事、在等待中耗尽的人生,在这本书中被看见、被安放了。这,或许就是《两地秋》最深远的意义。



《两地秋》
钱利娜 著
宁波出版社

热书点击

长城之上

□魏益君

有些书不是让人“读完”的,而是让人读完后,心里多了一道墙。黄亮斌的长篇历史小说《长城 1933》便属于这一类。它写的是1933年长城抗战,却并不满足于把一段烽火岁月重新陈列出来;它更像是在追问:当山河破碎、强敌压境时,一个国家真正的屏障究竟在哪里?答案最终落在人身上——落在那些以骨为砖、以血为浆的普通人身上。

此书以1933年长城抗战为背景,讲述东北沦陷、热河失守后,日军直逼平津与华北腹地,长城沿线烽火骤起的危急时刻。全书分为《通州转兵》《前赴后继》《跨月对峙》《长城吟怀》《夜袭古北》《激战南天》《战地劳军》《千里忠魂》八章,近十五万字,以古北口、喜峰口、南天门等战场为主要线索,层层推进,把一场长达七十余日的血战写得既清晰又沉痛。

小说并非单纯铺陈战事。它从通州集结、招兵练兵写起,把读者先带到战前紧张的氛围里。随后,古北口、喜峰口、冷口等战场相继开打,炮火、工事、夜袭、肉搏、伤亡、撤退,都被作者用克制而具体的笔触呈现出来。作品没有把战争简化成抽象的“胜利”或“失败”,而是写出了装备悬殊下的艰难抵抗、阵地反复争夺中的焦灼,以及《塘沽协定》签订后军人被迫撤离的屈辱与不甘。

更可贵的是,书中人物并不只是冰冷的番号与职务。黄杰、关麟征、刘戡、郑洞国、徐庭瑶等将领各有面目;王大柱、何秀姑、刘梦起、巴特尔等普通士兵与民众也各有来处。何秀姑为夫报仇,在夜袭中劈开铁丝网;帽儿山观测所的七勇士战至最后一人;各地民众、救济团体冒着炮火送粮送物。这些人物共同构成了“血肉长城”的具体形状。作者还依托黄杰将军的《长城抗战日记》等史料,将碑文、电文、部队番号、战术细节、地方口述史融入叙事,使小说在文学想象之外,承载厚重的历史分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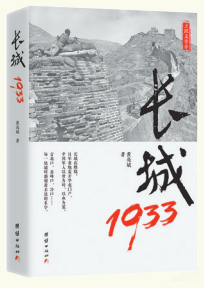
读这部书时,最强烈的感受是:作者写战争,却没有让战争吞没人。黄杰在战地写诗,既显军人之刚,也见文人之柔;刘戡在防线被突破后崩溃痛哭,不是消解英雄,而是让英雄重新有了体温。王大柱的铁棍、何秀姑的竹篓、伤兵手中的手榴弹、密云百姓从牙缝里省下的粮食,这些细小物件提醒读者,所谓民族精神,是由无数具体选择、具体牺牲一点点垒起来的。

我尤其被书中“长城”这一意象的转换打动。长城原本是砖石筑成的边墙,而在1933年的华北,它又被炮火、鲜血和人的意志重新定义。作者借人物之思道出,一个国家的安全并不只取决于有形城墙是否坚固,更取决于危难之际是否有人愿意共同站立。于是,长城从地理屏障变成了精神屏障。古北口的残垣、南天门的焦土、潮河边的风雪,都不再只是战场背景,而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。

这部书的史料意识值得称道。黄亮斌并非凭空虚构,而是带着家族记忆回望历史,他的伯父黄杰正是长城抗战中的重要将领。他没有把家族记忆写成私人荣光,而是将其放进更广阔的人民战争图景之中:中央军、东北军、西北军、晋绥军,将领、士兵、妇女、百姓、救济团体,共同拼出那段历史复杂的面貌。

合上书时,窗外正有风穿过树梢,像从很远的地方赶来。书里的炮声早已停歇,古北口的残垣、南天门的焦土、潮河边的风雪,却仍在心底缓缓浮动。那些名字并不总能被历史铭记,但那些人实实在在站在那里:有人倒下时眼睛仍望着敌阵,有人把最后一口粮食塞给伤兵,有人背着竹篓夜行山路,只为讨回山河的公道。作者写他们,没有刻意拔高,也没有流于轻浅悲悯,而是让他们在炮火与尘土中显露出本来的样子。于是,“长城”二字不再只是地图上的线条,也不再只是砖石垒起的旧墙;它被1933年的血与火重新命名,变成一群普通人在危难时刻共同站立的姿态。

读完《长城1933》,我更加确信:一个民族真正的屏障,从来不只是城墙的高度,而是当风雨压境时,是否还有人愿意把个人的命运交给共同的山河。



《长城1933》
黄亮斌 著
团结出版社

淘书之乐

□乐 其

打儿时起,我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。那时家里经济困难,父母微薄的收入,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,没有闲钱供我买书,于是我便将目光瞄向了废品收购站。

早年,老家的废品收购职能挂在供销社,负责人是我父亲的同事,姓张,我叫他张叔。一次放学回家,我经过供销社门口,看见有人在卖废报纸,里面还夹杂着一些书籍和期刊。见过秤收购后,我向张叔提出一个要求:能在里面选几本书吗?看完后如数归还,或用同等重量的报纸、书籍交换,张叔爽快地答应了。那天,我从中挑选了十多本书和期刊。回家后就像饥饿的孩子扑在面包上,一直看到深夜。

和张叔的“交易”一直暗中进行着,有人前来卖旧书和旧期刊,他就通知我去挑选。我便拿着家里的旧报纸、旧杂志交换。一次从废品中淘得一本《昆虫的世界》,是一本浓缩的小而薄的普及读物。一页页翻下来,增长了不少有关昆虫的知识。我还带着书到老屋后面的山坡上,对照见过的昆虫观察。如今几十年过去了,我还记得书中有介绍小松鼠冬天储藏松果的秘密,记得不鸣叫的蝉是母蝉、鸣叫的蝉是公蝉这个细节。可见,人生最初阅读留下的印记,是难以磨灭的。

由于儿时养成了淘书的习惯,参加工作后,无论是出差还是旅游,只要时间允许,我都会选择逛一逛旧书摊。记得第一次到深圳,我尚不知这里有没有淘书的地方,便向酒店服务员打听,她热情地写下两个地址给我。我按图索骥,找到了一处卖旧书的地方,在一大堆书中翻了许久,竟意外地发现了《呼啸山庄》《稻草人手记》《新爱洛绮丝》等好书。虽品相旧一些,但标价便宜,只花了二十多元钱,就买了鼓鼓囊囊一袋子书,一路上喜不自禁,像捡了个“金娃娃”似的。到家的那天,同事到机场接我,当取出沉甸甸的行李时,打趣道:“你这趟行程真是满载而归呀!”我当即打开行李,让同事“查验”,这大都市的淘书之趣,把同事也逗乐了!

在北京,有许多淘书的好地方。一次,我参加业务培训,驻地不远处就有一家旧书店,空间不大,书堆得像山似的。我绕“山”而转、“山”里觅珍,竟淘了十多本未曾见过的书,其中有一本《避暑录话》,为宋代叶梦得退居湖州卞山时所作。作者在序中自称,酷暑难熬,每日早起后往泉石深旷、竹林幽茂处,与二子及门生避暑,泛话古今杂事,“二者兼得,以为欢笑”。书中也的确记载了欧阳修、苏东坡、王安石等文人的消暑方式:欧阳修喜欢守在书房读书消暑,苏东坡自制清热饮料消暑,王安石则骑着马到山林间读书,以此消暑……受古人书中觅清凉的影响,我也试着夏日闭门不出,与书为伴,让清风在心中荡漾,感觉全身清凉许多,久而久之,竟积习成常。后来,我将这段经历和感受写成文章,有朋友读后调侃,得见现代版的《避暑录话》。

阅读中自有无穷乐趣,而作为阅读的前奏曲——淘书,则将乐趣提前和延展,构成一幅美妙的风景。时下,一些旧书市场旧书论斤卖出,比买一斤蔬菜还便宜,此为一乐;购得一本心仪的旧书,或是久盼未得,或是拾遗补阙,见书如见旧友,得书如得一宝,此为二乐;打开一本旧书,或见扉页上清晰的印章,或见飞龙走蛇般的签名,或见书页深深的折痕,或见空白处写下的批注,遥想书的前主人的模样和读此书的神态,完成一场冥冥之中的交流,此为第三乐……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痴情,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惊喜,与前主人的书缘,以及跨越时空的精神交流,都给人带来乐趣。这或许正是旧书的无穷魅力吧。



书卷有情

(CFP 图)

茶余饭后

精彩文摘

◉我左手教材,右手粉笔,开始上课。三角函数、微分、积分……不清楚她们当中有百分之几的人能听懂我的课,别看她们不时点头、勤快地做笔记,却并不意味着她们听明白了。每次考试总让我有上当的感觉。

——东野圭吾《放学后》

◉你一直是我生命中,永远都不可能重复的一场遭遇。

——安·兰德《源泉》

◉如果可以和你一起生活,就连冬天也会如火般燃烧起来,十一月会是温暖的一个月,你就是我的温暖,你是我永远的夏天。

——阿尔贝·加缪《加缪情书集》

◉楼道角落里,阳光每天盛开,你很久前也在。

——冯唐《记梦》

◉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,距离得那么远。我日里望着,晚上做梦,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去,便看到许多星星都成了你的眼睛。

——沈从文《从文家书》

◉我无穷无尽地裂变自己,但我不得不用镊子把我从自我中夹出来。

——佩索阿《不安之书》

◉任何一种环境或一个人,初次见面就预感到离别的隐痛时,你必定是爱上他了。

——黄永玉《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》

新书快读

《楚国青铜乐钟制度研究》

内容简介:

此书依托楚地出土乐钟及测音数据,梳理西周至战国楚钟发展脉络。以楚季宝钟、王孙诰编钟、武王墩乐钟等典型楚钟为核心材料,从编列、葬制、音律、器用僭越等维度,对比中原礼乐、汉代礼乐,厘清楚国对周礼的继承与创新,及其对汉代礼乐的影响。书中阐释楚地以乐钟划分贵族等级的治理逻辑,填补楚钟制度系统性研究的空白,是长江中游青铜文明与先秦礼乐考古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。



张闻捷、柴政良 著
湖北教育出版社

《四时闻歌》

内容简介:

全书以二十四节气为脉络,汇聚24位老中青三代中国科幻作家,每位作家书写一个时令,以科幻叙事致敬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岁时智慧,用未来想象激活东方自然哲学的当代生命力。作品探寻四时轮转背后的宇宙密码,绘就一幅科学精神与诗性审美交融的节气文明画卷。



石以、程婧波 主编
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